

嘉業堂
叢書

翁山文外

第三冊

翁山文外卷三

番禺屈大均撰

傳 行狀

接輿傳

接輿楚人邢昺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車前而過其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
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
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也司馬遷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邢昺又云接輿以孔子生有聖德故比孔子
於鳳然鳳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
合是鳳德之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自今已來猶可
追而自止蓋欲孔子辟亂隱居無徒與諸從政者罹於
殆也大均謂接輿歌意既深而音辭又古蓋楚風之一

篇而開離騷之始者楚之辭蓋發端於接輿而大放于
三閭也當其時接輿以是歌感切孔子孔子是時楚之
王方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
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
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
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
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遂
自楚反于衛則是接輿已而之意也接輿以孔子爲鳳
而孔子嘗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歎曰丘聞之也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

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車而臨河歎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又歌曰秋水衍
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息乎陬
鄉又作爲槃琴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
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又歌曰周道衰微禮
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
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
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予道窮
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
亦楚之聲也接輿以楚之聲感孔子孔子亦樂其善以
爲合于風雅而從而和之以己爲鳳而已亦嘗以麟出

而死爲吾道之窮而爲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
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他日又嘗歎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接輿之遺音也孔子以接
輿爲知己故記者因接輿而悉記長沮桀溺荷篠丈人
之流而以孔子所稱逸民七人終之嗟夫接輿者逸民
之一人也何以孔子不稱之此非所謂虞仲夷逸之隱
居放言者耶大均嘗取論語中高士撰爲論語高士傳
謂諸高士皆有文辭可概見獨詩歌不傳若曾點舍瑟
而作其言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一歌辭也孔子嘗思魯
之狂士而孟子以曾皙當其一人如接輿者其亦夫子

之所思以爲古之狂也肆者乎彼夫荷蕢之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荷篠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又皆一歌辭也是皆狂者之流也孔子曰作者七人矣孔穎達謂七人中接輿其一鄭玄云接輿乃辟言者蓋以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故也嗟夫接輿之大端如此當孔子時隱遯之士如儀封人晨門微生畝之流一何多有其人若及門則顏閔漆雕游夏之徒皆未嘗出而仕者是皆高尚之士易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

而无悶庶幾似之司馬遷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接輿諸人於巖穴之士一何多幸而得附青雲之士以施于後世也哉接輿事不多散見論語之外惟莊周氏三稱之其言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工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此接輿之言而非接輿之言也莊周蓋假之以寓其言然亦可見其服膺於接輿也已莊周所著內外雜篇其中歌辭多代其人爲之獨接輿之歌本論語而增益至百餘言蓋非接輿不能發莊周之狂言無用之用遂爲南華之本旨也噫嘻接輿誠有道之隱君子而列仙傳云接輿好養生遊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後入蜀峨眉山中此則附會之言也

贊曰鳳兮之歌滄浪之曲始爲楚聲遺音莫續屈宋衍之哀怨反覆離騷尾閭三百星宿短言有餘長言不足美哉狂夫令人三復

老萊子傳

老萊子不知何許人司馬遷曰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莊周曰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且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且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竄耶亡其

略弗及耶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戰國策曰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孔叢子曰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

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馬氏曰夫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一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同也大均曰司馬遷謂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又謂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老萊與太史儋爲一人世莫知其然否然要皆隱君子也高士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
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
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
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
江南而止曰烏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列女
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
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
於親側大均曰吾於古之隱君子最好慕老萊以吾有
老母在焉母年八十有七吾亦六旬而加一也嘗作嬰

兒以自娛以娛吾母吾母不知其子之年之已六旬而加一也以爲尙在襁褓未離乎懷抱之閒也聞小兒之啼以爲若孫若曾孫之乳哺者也不知其爲斑白之子耆而指使者也嗟夫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其父母之年而其年則欲其父母之不知也禮曰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公明宣告曾子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嗟夫老萊之爲子也孩笑之聲不絕於親耳嬉戲之狀不脫於親目衣鳥獸之毛羽弄鰕雛之啾啾親一笑而手之舞之親再笑而足之蹈之誠所謂樂則生矣生而惡可已者嗟夫古仁人之事其親也如天以其親爲天而已亦以天事之

若老萊者所謂工於天而拙於人純以其天事其親而不徒以其人者夫使其親得其子之天而不徒得其子之人而其親之悅豫至矣老萊之於其親自少至老未嘗頃臾而離顧復母猶出入腹之子猶呼吸貫之記所傳老聃處母胞七十二年八十一年而生故稱之曰老子老萊之日在親側猶夫泣未嗶嗶尙在胚胎之中者耶吾觀老之稱始自老子而夫子稱老彭莊周則以錢鏗爲彭祖豈以彭年老故耶吾謂老彭以老冠其姓也老聃以老冠其字也老彭老聃皆殷周所養之國老乞其言而載諸惇史者也老彭爲孔子所竊比至親之曰我老彭老聃老萊則與孔子有言論老萊又及見子思

蓋皆聖賢之師友司馬遷所謂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者也聘著五千文而老萊有書十五篇漢書記之惜乎其不存也噫

贊曰楚有老萊其高弟子能知聖人形容甚似其言伊何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曰嘻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知略而及此嗟夫微生畝以爲栖栖荷蕢以爲磴磴而鄙晨門以爲知其不可爲而爲接輿以爲德衰而不已長沮以爲知津桀溺以爲滔滔皆是是皆老萊之徒歟何其言之不知已嗟夫老萊誠避世之士教聖人以躊躇寧爲舌而勿爲齒蓋老氏之致柔

而清靜之自理飲泉水而食菽向蒙山而舉趾年七十而色嬰兒倏笑啼以爲親喜夫織畚以爲衣裳婦採樵以爲甘旨棄楚相如遺薪非王侯之可能任使妻如接輿之妻子亦孺仲之子洵高尚之無匹而純孝之兼美卒莫知其所終亦猶龍之可擬

女官傳

其略載廣州府志

屈大均曰嘗考廣州女子被選入宮者南齊有區美人以賢淑稱至唐武曌時南海進七歲女子則以能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則以巧於刺繡南漢劉晟時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稱之劉鋹時黃瓊芝盧瓊仙李蟾姬輩皆爲女侍中日侍紅雲之宴